

近年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的特点、原因及前景

聂大富 马丽雅

摘要：本文以国外社会运动中的青年参与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10年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的特点和原因，并展望了其前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新媒体为主要动员媒介、跨地域和跨主题的运动传播、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和政纲、运动形式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以及符号化和温和化。网络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国外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客观推动因素，民生和教育等问题加剧了青年的不满，青年群体成长背景的变化促使他们参与社会运动。青年社会运动的偶然性和易变性，使它们未能提供明确的替代性选择，也没有开辟通往新体制的道路，它们的现实成果尚需巩固。青年社会运动与左翼运动利益攸关，这两种运动想要有所作为，在未来需要联合起来。对各国政府而言，不仅要妥善处理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要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发挥积极作用，使他们融入现存社会。

关键词：青年社会运动；特点；原因；前景；国外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8.02.014

在许多青年研究者眼中，当代青年是全球化过程中被忽视的牺牲者：在法律方面，国际上有关于妇女、儿童、难民、流动工人及其家庭所享有权利的国际公约，却没有关于青年权利的公约；在政治方面，青年通常被排除在主要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在经济方面，青年人在许多国家都是失业人员的主要群体，常被全球和地方经济边缘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与长辈相比，许多年轻人都更容易受部落制度、种族主义和仇外的影响^①。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间，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中，不乏青年这一“被忽视的牺牲者”的身影，他们的抗议一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体制在经济危机后暴露的种种问题，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国外青年思想状况和诉求提供了一定参考。本文试图考察近10年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体现出的特点，探讨国外青年频频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并就当前国外青年社会运动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一、青年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

2018年3月24日，数十万青年和学生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枪支暴力、

作者简介：聂大富，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马丽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① [法] 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47页。

呼吁政府加强控枪立法。这次游行被视为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年轻人组织的最大规模抗议运动。近 10 年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与此类似的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持续高涨,并呈现出了下述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 以新媒体为主要动员媒介

2017 年 4 月 27 日,法国多地爆发反对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候选人的学生示威,正是在社交媒体的号召下,当天在里昂、雷恩、图卢兹、南特等城市同样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示威活动。在 2011 年 9 月以前,大多数纽约人都没有听说过祖科迪公园,“占领”运动正是在这个位于联邦储备银行和世贸中心遗址之间的广场拉开了序幕。随着“推特”和“脸谱”上对“占领华尔街”^①运动的讨论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到了“占领”运动之中。2009 年,华盛顿“9·12”大游行是茶党运动^②兴起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约 200 万人参加了此次游行,而这一运动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同样主要得益于博客、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大范围传播。

进入 21 世纪以后,尤其是近 10 年来,智能手机逐渐成为青年抗议者随手可用的武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青年抗议者在运动中的姿态已不再是紧握的拳头,而是举起拍摄视频或照片的手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引起民众关注,号召民众走上街头,以游行、罢工和示威等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诉求。许多国外媒体把近年来社会运动中活跃的青年主力称为“脸谱青年”,人们也普遍意识到,以脸谱和推特为代表的新媒体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传播革命。截至 2018 年 5 月 12 日,在美国亚马逊图书频道键入“Twitter Revolution”(推特革命)能搜到 41 本相关著作,在英国亚马逊图书频道能搜到 67 本著作^③。一些关于社交网络的研究则分析了青年的“朋友的朋友”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感受、思维和行为的^④,青年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印证了这一分析,青年用户占主体的新媒体不但成为酝酿青年不满情绪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动员和推动社会运动的有效助力。

(二) 跨地域和跨主题的运动传播

像其他现代性的文化媒介一样,网络的作用之一就是跨越时间与空间,使人们的经验不再局限于他们周围,通过网络的转播,远方的事件对人们开始产生了意义,甚至会激发他们的各种情绪反应。近 10 年来,当不同主题的青年社会运动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同时或接续发生时,传播迅捷的互联网很容易使这些运动之间发生各种联系。在网络世界中,即便是为了不同目的而走上街头抗议的人们也在各自阵地相互鼓励,并力求跨地域、跨主题地传播他们所参与的社会运动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扩大社会运动的影响力。

2018 年 3 月 24 日,数百人来到美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前游行,要求美国在边界以南进行更

^① 根据 occupywallst.org 网站的解释,“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抵抗运动,参与者不分肤色、性别与政治信念,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不想再忍受 1% 的贪婪与腐败,他们使用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策略实现自身目的,鼓励非暴力,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参与者的安全。

^② 茶党(Tea party)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发端于 1773 年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是革命的代名词。2009 年 4 月 15 日是美国纳税日,新生的茶党发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根据媒体报道,这次游行示威规模庞大,有上百万的人参加,口号是反对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并要求缩减政府规模。示威者首先反对奥巴马政府的高税收,高举“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的横幅。有媒体把这一口号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TEA),正好也是茶党。2010 年 1 月底,全美茶党分支有 1134 个。

^③ 搜索时间:2018 年 4 月 10 日。

^④ Nicholas Christakis, James Fowler, *Connecte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Our Social Networks and How They Shape Our Liv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9.

好的枪支管制,虽然参加这次反枪支游行的人数并不多,但在同一天,包括纽约、洛杉矶、伦敦、悉尼、多伦多、卡尔加里、东京、孟买在内的全球800多个城市都举行了以“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主题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由佛州枪击案的生还者发起,许多城市的游行演说由年轻人主持。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短短两周内就得到了美国学生以及大量失业民众的支持,抗议规模迅速扩大至全国。随后,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雅加达,在东亚、欧洲和北美的1500多座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占领”运动,抗议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的打击。以此为标志,“占领”运动由最初在纽约爆发的一场反对华尔街贪婪的金融资本的抗议运动,演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埃及人坚信突尼斯是埃及抗议运动的火种,在他们看来,突尼斯不仅给予了埃及精神上的鼓励,还提供了实用经验。“这就像是一本用户手册,指导你如何用和平方式推翻一个政权。”^①2011年2月,美国威斯康辛州超过10万名工人和学生为了保卫全州公共部门工会的权益,反对州立法机关对公共部门工会权利的侵犯,占据州议会大厦数周之久。参与威斯康辛州抗议活动的一位成员表示,这次抗议运动的灵感正来自于不久前“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突尼斯与埃及民众的反抗运动^②。我们看到,威斯康辛的工人打出了“像埃及人那样去战斗”等标语,还通过网络把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另一个大陆。与此相呼应,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埃及解放广场爆发的抗议运动中,有人高举一块写着“埃及支持威斯康辛州工人——同一个世界,同样的苦难”的标语牌,这块标语牌的照片通过互联网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

(三) 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纲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包含四类诉求:意识形态诉求、纲领诉求、立场诉求和身份诉求。近10年来,在公共集会、请愿施压、公开声明、示威活动和象征符号的运用中,青年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立场诉求和身份诉求,体现出反传统政治的特点。2018年2月23日,菲律宾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数以千计的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杜特尔特对穷人的高压政策,呼吁出版自由、修改宪章和保护人权。2016年4月,法国多数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劳动法改革的游行示威活动,学生和工会组织对政府提出的包括延长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在内的有关改革建议强烈不满,认为这些改革建议将会取消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关键保护。而当代美国黑人青年所抗议的,则是当前美国政治环境和社会因素对他们享受公民权的制约^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活跃于社会运动中的青年无法提供替代性的政治选择,他们的抗议活动往往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纲,更多地体现为即时道德愤怒的爆发,他们热衷于在新媒体和街头表达自己的立场,渴望得到社会的身份认同。在很多青年抗议者看来,谁赢得选举或谁管理政府都已经不再重要,他们不相信也不需要写在纸上的政治纲领,他们不想成为政府中的一员或是去掌控政府,每当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身份认同受到威胁时,就会直接走上街头抗议。这正是现代青年抗议运动与传统抗议运动之间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在大多数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眼里,那些言谈举止像职业政客或者试图用华丽辞藻兜售某种意识

① The Protester, <http://content.time.com/time/person-of-the-year/2011/>.

② Jonny Jones,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pril, 2012.

③ Sekou M. Franklin, *After the Rebellion. Black Youth,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and the Post-Civil Rights Generation*, NYU Press, 2014.

形态的人,只会引起他们“发自内心的厌恶”^①。一些研究青年抗议政治的观察者则指出,青年抗议者呼唤自由、民主和权利,实际上希望的是自己生活的正常化^②。

因此我们看到,青年社会运动通常拒绝与现存的主流政党合作,而且质疑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热衷于借助网络新媒体表达诉求和传播影响,在运动的组织过程中拒绝承认具体的领袖,排斥一切正规的尤其是具有官僚制特征的组织机构,倾向于依靠网络和即时的集会进行集体辩论和决策。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针对近年来英国学生运动呈现出的新特点指出,“旧政治”正在离人们远去,年轻人不再需要领袖,新一批的青年活动分子对老左派的意识形态和官僚制度兴味索然;年轻人传播自己的能量和创造力的渠道是网络而不是传统的组织机构,许多年轻人既没时间也不愿意由任何政党来决定他们的未来方向^③。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的青年社会运动正是源于人们对精英和正式组织的不信任,它们的声势最初由于这种反精英的倾向而壮大,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发展也由于对组织机构的排斥而受到限制,最终因抗议者之间无法实现或维持相互信任而陷于失败^④。

(四) 运动形式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符号化和温和化

近年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的方式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组织形式的自发性和分散性。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西德尼·塔罗的分析,游行不像罢工那样,需要利用某种关系来阻止劳动或扣留产品以吸引支持者,它可以迅速地从—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并联合许多社会参与者^⑤,因而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抗争行动模式。2011年5月,西班牙4600万人口中,有600万人参加了“怒火”抗议,反对高失业率、缺少机会和毫无方向的国家政策。抗议活动持续一个多月后,150名年轻的以色列抗议者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扎营,随后以色列出现了100多个类似的露营地,至9月,以色列770万人口中有4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许多青年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并没有明确和长远的组织计划,甚至在运动发起伊始,都并未曾想过运动随后将产生的连锁效应。青年通过互联网这一公共空间分享他们的悲伤和希望,相互联系,交流想法,他们在互联网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现实生活中,他们走向了20世纪政治实践的反面——非党派、非组织、非统一战线^⑥。

二是运动表现方式的符号化和温和化。近年来,青年运动为了扩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一些约定俗成的抗议符号正在形成。2018年4月25日,出于对“另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的担忧,德国多地举行集会,数千人头戴犹太人标志性的圆顶小帽以声援犹太群体。2018年4月7日,4000多名英国年轻人骑着小轮车和山地自行车穿行在伦敦市中心,对首都地区频繁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进行抗议。这一抗议活动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不少人对这一活动提出了

^① Ivan Krastev,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rotest*,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4-08-18-krastev-en.html>

^② Sunaina Maira, *Jil Oslo: Palestinian Hip Hop, Youth Culture and the Youth Movement*, Tadween Publishing, 2013.

^③ Jonny Jones,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pril, 2012; [英] 琼尼·琼斯:《社会媒体与社会运动》,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8期。

^④ Ivan Krastev, *The global politics of protest*,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4-08-18-krastev-en.html>

^⑤ [美]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⑥ John Kampfner, Why It's Still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Guardian*, 2013-2-17.

赞扬。在埃及的抗议运动中，V字面具^①多次出现在各种招贴画、视频和绘画中；在“占领”运动中，V字面具更是频频出镜，成为了抗议者的国际化符号。此外，近年来的青年社会运动倾向于非暴力的温和策略。在“占领”运动中，暴力抵抗曾使运动失去了支持者和民心。根据“占领奥克兰”暴力事件^②发生后在旧金山湾区所做的调查显示，26%的受访者表示不再支持“占领”运动，一些组织者也表示与这些暴力事件没有关系^③。许多反对暴力的积极分子纷纷从“占领”运动中分离出来，组成独立的抗议群体。事实上，在整个“占领”运动中，除了欧洲个别国家的“占领”运动出现暴力行为外，多数运动都是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抗议者在运动过程中还推出了一些新的运动方式，从运动初期的演讲、交谈，到雕塑、绘画、戏剧、弹奏、人体彩绘等多种艺术形式^④。相对平和的抗议方式和诉求使当局对青年社会运动的应对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早前的以暴制暴、封闭镇压，逐步变得更为“人性化”，注重问题的和平解决。近年来，抗议者与秩序管理者之间也达成了许多共识与不成文的规矩，比如抗议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游行抗议，警察、军队则在运动中保持中立，甚至为游行者提供保护乃至引导。

二、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分析

当变化的政治机遇造成的限制使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群体受到刺激时，往往会触发他们的抗争。一般来说，这些群体通常会采取他们认为便利且容易产生影响的方法进行抗争。在日益发达的社交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抗争政治将造成抗争者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带有集体行为特征的抗争运动^⑤。“集体行动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加速、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高失业率等现象，往往是造成结构性压迫感的根源，使人们感到焦虑并产生敌对情绪，而只有这些诱导因素在特定情境中相互作用时，集体行动才会最终产生。青年社会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抗争性的集体行动，其背后有着各种因素的推动。我们认为，近年来国外青年社会运动频频爆发，其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网络的推动作用

全球互联网统计中心通过统计各个国家和地区网络运营商的数据后估算，2000—2018年间，网民数量由3.6亿人增长到41.6亿人，净增1052%，相当于全世界人口的54.4%。其中，增速最快的地区是非洲和东欧（起点也较低），非洲现有35.2%的人口接触网络，东欧现

① 该面具出自电影《V字仇杀队》，这部由A.摩尔（Alan Moore）漫画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神秘面具人击垮极权统治，成功炸毁了当年福克斯未曾炸毁的议会大厦。这部电影主角，V客戴着的正是盖伊·福克斯面具——白色背景的瓷质面具上那戏谑的狞笑，阴邪的黑色胡子——该面具也成了年轻一代对于当前世界愤怒和厌恶浪潮的护身符。

② 2011年11月3日，“占领奥克兰”活动的示威者占领了市中心一栋空置的大楼，并纵火焚烧，活动随后升级为暴力冲突，约有70人刻意制造麻烦、煽动人们与警方的对抗，还有人用自制炸弹投射器向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射M80炸弹，警察则用催泪瓦斯和闪光手雷试图驱散示威者。

③ 杨悦：《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④ 刘颖：《21世纪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运动》，载《理论月刊》2013年第8期。

⑤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有 64.5% 的人口接触网络^①。除了网络的普及,新媒体的发展势头同样不可小觑,就目前全球排名前列的四大社交媒体而言,2017 年 6 月 27 日脸谱网宣布平台用户突破 20 亿人,截至 2016 年 2 月 1 日推特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为 3.1 亿,LinkedIn 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为 2.55 亿,PINTEREST 的月活跃用户数量为 2.5 亿^②。如前所述,青年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借助新媒体作为主要动员手段,网络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青年社会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加上青年对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使网络成为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客观推动因素。具体而言,网络对青年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接近零时差地凝聚青年,催化社会运动。从近年社会运动的实例来看,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更好地发挥了昔日传统媒体的作用,加速了社会运动的传播,使潜在抗议者更容易动员和联合起来。网络化的社交媒体使原本在现实中需要通过长时间联系、沟通和辩论才能达成的共识通过网络迅速完成,聚集“志同道合”者,发起社会运动。2014 年 11 月 5 日,由“匿名者”^③在“脸谱”发起的“百万面具游行”如约举行:在巴黎,数百万抗议者戴着“V 字面具”举行大游行;在伦敦,数百名抗议者在特拉法加尔广场示威,当晚正是英国一年一度的“篝火之夜”^④，“占领伦敦”运动持续到了午夜,抗议者还跑到白金汉宫和 BBC 总部抗议。2011 年 12 月的“俄罗斯之冬”民众抗议运动,社交网站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示威活动最初是由俄罗斯反对党号召的,有 2.6 万人在“脸谱”上签名表示支持,通过“脸谱”及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站“Vkontakte”^⑤传播,示威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外地的民众受到莫斯科示威者发出的“推特”话题的鼓动,先后有 20 多个城市的民众纷纷参与到示威之中。可以说,社交网站令“俄罗斯之冬”产生了“雪球效应”,使之发展成为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尽管这些运动在许多方面存有差异,但它们都与由网络和无线通讯支持的独立通讯网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其二,以多种新媒体形式吸引青年,提高了青年社会运动的组织和行动效率。除了浏览器和图形用户界面,网络用户还依赖于一种特殊的交互文本资源——搜索引擎,能够对文本展开识别、关联与分类。搜索引擎可以将那些最能呈现世界的文本,或者说最为贴切的信息文本带给用户,网络则让人们体验多元化的传播功能,并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⑥。2015 年 2 月,阿姆斯特丹大学师生占领校园,抗议校方对人文专业关停并转。在这次抗议运动中,抗议者充分利用“脸谱”网站分享和传播运动的相关即时消息,此外,他们还利用时兴的联署网站 Change 搜集签名,包括艾弗拉姆·乔姆斯基在内的多位有影响力的学者都参加了签名活动。这场学校管理权民主运动正是通过新媒体和名人效应扩大了声势,并将影响扩至了荷兰

① 数据来源: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② 数据来源: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ocial.htm。

③ “匿名者”是一个松散的黑客组织,一直对“维基解密”和阿桑奇表示支持。由“年轻的半无政府主义”黑客所组成,鼓励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透明、反对垄断和独裁。

④ “篝火之夜”在英国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是为纪念“火药的阴谋”这个历史事件——天主教反叛分子密谋炸毁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大厦,但是密谋泄露了,一个卫兵发现了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在严刑拷打下盖伊招供了一切,被以叛国罪处死。英国民众便燃起篝火,庆祝胜利。从此以后,英国就形成了庆祝“篝火之夜”的传统。

⑤ VK(Vkontakte)是俄罗斯最大的社交网站,发展至今已经不仅仅是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的联系网,它已经成长为仅次于搜索引擎 Yandex 的俄罗斯第二大网站。

⑥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6 页。

的其他学校,甚至是菲律宾、缅甸和加拿大等地区。2010年11月,英国学生占领了伦敦米尔班克大厦,这次抗议活动成功改变了原本围绕高等教育开支进行的辩论会的性质。早在抗议活动发生几周前,占领米尔班克大厦的“建议”便在教育维权网上全票通过,后通过电子邮件和“脸谱”大范围转发。在缺少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官方组织机构的情况下,“脸谱”成为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了解事态进展的重要途径。那些几乎没有任何示威活动经验的学生也因此获得了信心,并越来越多地走出学校,加入到抗议队伍中^①。

其三,线上公共空间为青年提供了表达意见和不满的出口。在青年社会运动的实例中,网络不但已经成为青年人交流和动员的平台,更成为众多短信、电子邮件、“推特”和“脸谱”帖子的信息来源。2011年1—2月,埃及的“脸谱”用户新增60万。据统计,2月2日埃及互联网服务恢复当天,有10万用户加入“脸谱”,使其成为埃及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优视网和谷歌紧随其后),半岛电视台网站的页面访问和查询量也大幅增加^②。在这个具备辩论、驳斥和动员等功能的线上公共空间中,“脸谱”等新媒体为青年提供了可容纳政治讨论的便利渠道,在线上表达观点、形成共识甚至进行决策。此外,在线上空间中,人们随时可以进行交流,找到在线下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答案。由于观点的相似性或一致性,青年很容易在线上空间内部得到认同,交往需求和成就动机得到满足,进而巩固了抗争群体的联系^③。成立于2008年的“四六青年运动”组织曾公开声明,他们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为那些精英小圈子外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平台,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满^④。作为引导2011年埃及1·25革命最重要的青年力量之一,最初也只是由创立者通过“脸谱”群组支持工人表达他们的不满、进行罢工,结果一夜之间就吸引了7万人加入,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二) 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满

近年来国外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使年轻人一次次地被动员起来,为自己的权益抗争,向现存制度的不公平抗议。青年之所以能被迅速动员起来,除了上面提到的网络的推动作用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满。

一方面,高物价、高失业率等民生问题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引起青年的“不公正”感。在许多社会运动中,深受高物价和高失业率困扰的青年往往是抗议大军的主力。以突尼斯为例,这个曾经以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5%位列非洲第一的阿拉伯国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遭受重创,物价飞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突尼斯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成就^⑤,但年轻一代在过去几年来的生活水平实质上没有得到提高,他们普遍对前途悲观,抗争和革命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路^⑥。2017年12月,继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爆发反政府游行一天后,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多个城市也在12月29日爆发反政府游行,抗议物价上涨和总统鲁哈尼的政策。根据伊朗官方数据,2018年初伊朗的失业率

^① Jonny Jones,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pril, 2012.

^② Miriyam Aouragh, Anne Alexander, The Egypti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 (5), pp. 1344-1358.

^③ 戴锐、马文静:《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载《学术交流》2013年第2期。

^④ 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⑤ 据《2009—2010年度世界经济竞争力论坛年报》显示,突尼斯在133个国家排名中位列非洲第1位、世界第40位,参见崔向升:《一巴掌扇出阿拉伯革命?》,载《青年参考》2011年5月13日。

^⑥ 郑若麟:《“中东巨变”将深刻影响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突尼斯、埃及事件的深层次分析》, <http://zhengruolinparis.blog.sohu.com/167287580.html>

高达 12.6%，相比 2016 年同期上升 1.4 个百分点，而青年人失业率甚至高达 29%^①。这次游行是自 2009 年“绿色革命”以来，在伊朗出现的最大范围反政府游行。

受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在近 10 年间成长起来的青年的民生压力更为繁重，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问题，使青年在政治和心理上出现了断层线。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就指出，目前美国财富、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比 1929 年以来的任何时期更甚，各种抗议运动之所以频发，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当前的民主资本主义运作形式产生了不公平和令人难以忍耐的结果^②。2015 年 4 月，美国 25 岁的非裔青年弗雷迪·格雷被警察逮捕时受伤身亡，随后，巴尔的摩当地民众不断涌上街头，抗议警方对非裔青年的种族歧视以及过度执法；4 月 29 日，数以千计的群众分别在纽约、波士顿、丹佛、华盛顿等多个城市示威，抗议警察滥用暴力以及三番四次无理地做出针对黑人的歧视行为。“巴尔的摩骚乱”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使然，其中，愈发加重的贫富差距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是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集体行动爆发前，人们必定把他们的境遇集体地定义为“不公正的”，这种可察觉的不平等在社会运动的动员中将激起各种不满情绪，其焦点是引起坚定意志的义愤和满腹怒火的抗争^③。一些青年抗议者选择加入社会运动，正是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变这种“不公正”状况。

另一方面，高昂的学费和各种各样的受教育问题由于同学生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往往成为青年参加社会运动的导火索。2015 年 3 月 10 日，超过 200 名缅甸学生及其支持者上街进行游行，呼吁政府进行教育改革。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份的年终预算报告中宣布，拟将原计划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削减 22 亿澳元，冻结为期两年的大学助学金，并驳回了大学呼吁解除冻结的请求。除了冻结助学金，政府的新法案还指出要给学生贷款设置终身限额，毕业生开始偿还学生贷款的工资门槛将降低 1 万澳元。针对政府这一行为，2018 年 3 月，澳大利亚大学生在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等地举行多次集会，抗议政府削减教育资金。据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资料显示，2017 年韩国四年制普通大学宿舍需求满足率仅为 21%，这意味着每 10 个在校生中只有 2 人能够入住学校宿舍^④。2018 年 4 月，数百名韩国高丽大学的学生手持蜡烛上街游行，高呼“我们高丽大学生要住宿舍！”的口号，要求学校为其新建更多宿舍。几乎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边，由于德国汉堡大学削减了迎新活动预算，愤怒的学生们占领了教学楼向校方示威，示威运动持续了多日。

就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二战后以来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使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但近年来人们对其他稀缺物品的追求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福利国家政策不仅无力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还导致了高税收、高赤字等福利病，青年人对福利国家政策的认同度明显低于他们的长辈。根据 2013 年《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超过 2/3 的 1939 年出生的被访者认为福利国家是英国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国家有责任负担居民在年老后的福利，但英国青年中赞成这一观点的不到半数^⑤。二战后的集体主义余辉对年轻一代的影响

① 新浪财经：《刚解除制裁又遭遇内乱，悲情的伊朗或致原油价格暴涨》，<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18-01-02/doc-ifyqewaq7017887.shtml>

② [美] 戈尔：《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2 页。

③ [美] 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9 页。

④ 刘昆：《租不起房！韩国大学生上街游行要求住宿舍》，<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4/11906969.html>

⑤ Generation Boris, *The Economist*, 2013-6-1.

已经淡去,他们不但没有尝到福利国家政策的甜头,经济衰退、政府缩减开支还给他们造成了沉重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当与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预算遭到削减,影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时,学生及其支持者往往会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三) 青年群体成长环境的变化

在讨论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时,青年与他们的长辈们年轻时成长环境的差异性不容忽视。通过近10年社会运动的实例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巨大影响使当代青年变得更加政治化,在他们中间,年龄、阶级、种族、人种、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差异并不能构成彼此团结起来的障碍^①。调查显示,现在的英国青年并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把自己视为某个宗教的一员,也不热衷于加入政治党派和工会,他们对武装力量的评价不高。在他们看来,人们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依然很崇尚自由主义,但和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崇尚社会自由、低税收、有限的福利和个人责任。可以说,他们可能正在重新定义自由主义^②。2014年,自同性婚姻法案进入表决程序起,法国各地就不断上演着大大小小的抗议,同性婚姻法也在各个层面上撕裂着法国社会。天主教徒在这次的抗议中就认识到了年轻一代教徒的特点:“年长的天主教徒无法使这一代年轻教徒臣服,他们充满公民意识,而这些自主公民意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③

实际上,青年一代积极参与抗议运动与他们面对的现实发展困境有关。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注意到,中东地区的抗议运动主要参与者并不是社会中最穷苦的阶层,而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这些人具有权利意识,政治机会和经济机会的缺乏使他们充满挫折感,从而催生政治参与的需求,但由于现存制度所提供的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④,由此引发以青年为主的抗议运动。按照斯亚卡·科瓦柴娃对东欧青年的研究,苏东剧变后持续的社会转型动荡,使原有的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束缚被重新建构,青年人在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面对着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难以获得稳定的地位和对现存社会的认同感^⑤,加上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时,更倾向于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

当然,对于先前并无任何社会运动经验的青年来说,单有参与运动的热情和运动实例的耳濡目染还远远不够。事实上,近10年来,在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乏培育和引导他们走上抗争之路的国际组织和团体,这些国际组织和团体成为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外在推动力量。2010年埃及骚乱中的活跃分子比拉尔·迪亚布在参加抗议运动前,是美国组织的“青年领袖训练班”的其中一员。在谈及这个训练班时迪亚布表示:“它帮助我们组织革命。当时的人民是涣散的,但我们学过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确实这么做了。走出帐篷时,我们宣布‘革命青年联盟’成立了。”^⑥正是在美国政府的资助和训练下,像迪亚布这样的阿拉

^① Mayssoun Sukarieh, Stuart Tannock, *Youth Rising? The Politics of You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Routledge, 2014.

^② Generation Boris, *The Economist*, 2013-6-1.

^③ 叶小星:《天主教新人类:叛逆的一代还是回归的一代》,载《参差计划》2014年5月9日。

^④ Francis Fukuyama, Is China Nex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3-12.

^⑤ [法]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⑥ Charles J. Hanley, US Training Quietly Nurtured Young Arab Democrats, *The Associated Press*, 2011-3-11.

伯青年开始学会在政治世界中掀起风暴。2012年9月,一个名为“性别,性和沟通:加强西非法语区青年女性酷儿领导力”的活动家培训在布基纳法索展开。这次培训由非洲青年酷儿网络中心^①与ISIS合办,首次将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多哥及塞内加尔等地区的酷儿青年活动家聚集在一起,旨在加强个人和组织机构。此次培训主要采用参与式的方法提升学员集体合作的团体精神,培训主题包括:提高参与意识及运动策划的技巧;因社会变革而使用的媒体、沟通策略和工具;个人安全及活动家福祉以及集体行动计划的开发等^②。2018年1月3日在伊朗多个城市举行的抗议政府“攘外不先安内”活动,也被指有外部势力的干预。青年在进行社会运动动员时,往往有境外势力帮助他们策划示威活动的时间和性质,对运动的具体运行进行指导,包括如何保持秩序、与警察谈话、制定抗议计划等。

三、青年社会运动的前景

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抗议运动,青年学生是主要参与者,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震动。此后,女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后殖民主义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和绿党运动等社会运动也孕育而生。法国民主工会的刊物《工会运动》曾高度评价当时的青年学生,认为应将他们的反抗斗争纳入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斗争之中,因为他们是为保证社会上所有阶层的参与权而进行战斗的^③。50年后,当国外青年在网络空间进行各种动员并结伴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时,我们该如何看待青年社会运动的前景呢?

(一) 运动的现实成果有待巩固

近年来青年参与者占多数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导致政府和体制顽疾的消失,许多社会运动到后来虽然表面上是胜利了,但缺乏“革命成果”,最后更多的变成了一种调整形式。从理论上而言,把抗争运动的可能性转变为持久的社会运动必须具备三种资源:一是能使抗争运动赢得支持并能实现抗争目标的合适的斗争方式;二是使抗争运动显得既有尊严而又合理的集体行动理论体系;三是使最初的抗争者得到增援并使各层级的运动参与者联系起来的动员结构^④。但是,在近年来的青年社会运动中,都未能拥有这三种资源。大多数青年社会运动具有偶然性和易变性,许多抗争活动成为对现存体制的反抗,却没有提供明确的替代性选择,也没有开辟通往新体制的道路。

当2011年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正酣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环境,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这次运动势必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产生影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积极进

^① 非洲青年酷儿网络中心(Queer African Youth Networking Centre)是第一个由女同性恋者领导的LGBTQ西非区域组织,这个组织着眼于成为LGBTQ青年活动家及其领导的运动的核心。这个有五个组织成员的松散网络正在持续壮大,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区和联盟,在帮助成员增加技能、树立自信、提高能力的同时为集体活动集资。

^② Mariam Armisen, *Gender, Sexu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Towards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Queer, Young Women in Francophone West*, http://www.isiswomen.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572;gender-sexuality-and-communications-towards-strengthening-the-leadership-of-queer-young-women-in-francophone-west-africa&catid=22;movements-within&Itemid=449.

^③ 冯棠:《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述评》,载《法国研究》1988年第2期。

^④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步”^①，但结果并非如此，即便在新政府上台后，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依然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2018年1月11日，突尼斯多地民众依然在抗议物价上涨，直指高昂的生活成本，反对政府颁布的2018年财政法。2014年9月，美国科罗拉多首府丹佛附近杰弗逊学区的上千名高中生走上街头，抗议学区董事会正在商讨的对大学先修课程中历史科目大纲的修改^②。学生的抗议使几所学校关闭，这场运动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之后，一些教师也加入进来，后者却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涨工资的口号，将美国各州多年来公立学校 and 政府之间的纠葛牵连进来，使运动的发展超出了学生的预期，其结果更是与学生最初的诉求相差甚远。

可以看到，缺乏“革命果实”的青年社会运动虽然在抗议声中轰轰烈烈，但往往只是过程热闹，运动的诉求和结果往往偏离青年的初衷，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运动为各路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角斗场，面对高房价、低就业率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年轻人心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③。随着社会运动的扩散，除了青年本来的激愤外，不断加入的其他群体的抗议者又希望借助运动的影响力，将他们的诉求扩大到更广的公众领域，结果是冲淡了运动的青年色彩，使青年运动的成果得不到巩固。

（二）青年社会运动需要与左翼运动联合

从社会运动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青年社会运动与左翼运动利益攸关，两者的发展相互影响。2008年的经济危机为普通民众套上了沉重的枷锁，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其进行抨击。近年来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展的社会运动，或多或少体现了青年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但左翼近年来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在许多青年社会运动中，青年反感正式的政治组织，拒绝与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合作，左翼也未能对青年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

在“阿拉伯之春”中，工人和农民没有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这两个群体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往往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运动缺乏深厚基础”^④，这为变革的深入展开打上了问号。“占领”运动期间，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还告诫抗议者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去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抗议形式，而是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去实现它^⑤。2015年国际劳动节，包括意大利、希腊、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上演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这些示威者在当地工会以及活动者的组织下，以“抗击资本主义”的名义与各国警察爆发冲突，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不公正的劳工改革以及高额的税收等^⑥。但应该看到，在这些热闹的场面背后，作为社会运动一部分的青年抗议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多是一些自发的行动，缺乏明确的组织目标，且多数斗争仍停留在抗议具

^① Gideon Rachman, Into the Thickets of the Arab Spring, *Financial Times*, 2011-5-10.

^② 美国高中的大学先修科目(Advanced Placement, 简称AP)是下放到高中的大学部分基础科目, 学生修完后参加全国统考, 如果达到一定要求, 进入大学后可以免修这些课程。杰弗逊学区是科罗拉多州第二大学区, 有八万多中小学学生。

^③ 陈文茜:《理解问题, 需要答案很长的态度》, 载《东方早报》2015年4月3日。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Second Arab Revolt: Winners and Losers*, <http://www.iwallerstein.com/the-second-arab-revolt-winners-and-losers/>.

^⑤ 刘擎:《纷争的年代: 当代西方思想寻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25—126页。

^⑥ 方晓:《多国爆发“抗击资本主义”示威》, 载《东方早报》2015年5月3日。

体政策和体制的范围。这表明青年社会运动在整体上还不能从制度层面审视其斗争的对象和性质。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尤为突出的青年社会运动虽然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常态化的组织机制,运动无法获得稳定的支持力量,从而进一步对资本主义体制造成打击,许多运动往往在取得当局一定的妥协后便偃旗息鼓。大部分针对资本主义和现存体制的抗议运动虽然有左翼和工人阶级加盟,但不同于以政党政治为动员机制的大众运动,也不同于单纯的阶级运动,在这些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中,左翼并没有成为主导力量,也没能领导社会运动向着一致的方向发展。西方左翼政党有意无意地充当着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监护人,难以引领青年社会运动有效地对抗资本主义,而重振左翼运动恰恰需要从青年社会运动中汲取力量。这两种运动之间能否实现联合,在未来依旧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四、结语

在国外的社会运动中,青年对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教育和公共服务开支缩减的抗议,显示了政府长期以来对这一脆弱人群的忽视。从阿拉伯、西欧到北美,无论是走出象牙塔为失业、权利而抗争的学生,还是已经步入社会积极推动变革的青年,都已成为近年来社会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推动青年走上社会运动舞台的不仅是社交媒体的鼓动和造势,还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基本诉求,更主要的是在饱受经济危机困扰之后青年对未来的迷茫和彷徨。

经历了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好的社会、好的制度。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需要摆脱“零和游戏”,需要建设一个基于“正和游戏”的社会;资本主义还“必须远离过度的个人主义,朝着具有更高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前进”^①。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的过程,他们在社会运动中表现出的更多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诉求。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一代如今的所作所为。当然,年轻人可以因为朋友、孩子和享乐而活得很快乐,但要实现充实而无悔的人生,年轻人需要意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年轻人的焦虑和不安并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所特有的问题,重视青年的不满和焦虑,重视青年社会运动背后所凸显的结构性问题并积极解决,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青年社会运动的抗争诉求,政府只有不断加强对青年创业和就业问题的关注和引导,加强正确的价值观培育,才能未雨绸缪,使精力充沛的青年融入现存社会,积极投身到社会建设之中,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责任编辑:金淑霞)

^① Richard Layard, Now is the Time for a Less Selfish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 2009-3-11.